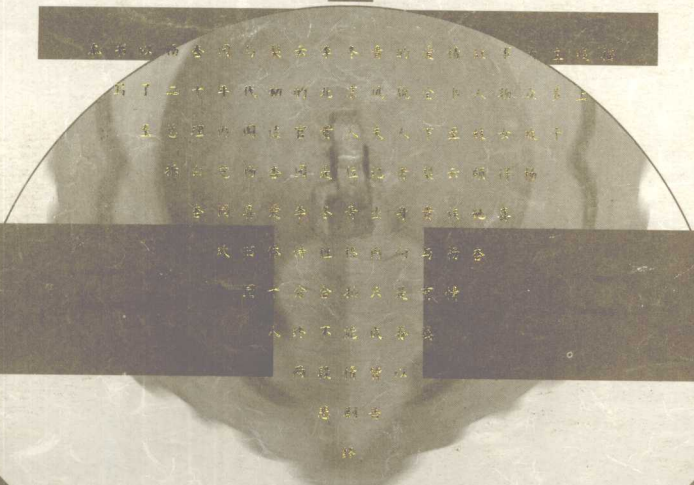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恨水先生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奠基人之一，也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巨匠。



张恨水先生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奠基人之一，也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巨匠。他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长篇小说，其中《春明外史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啼笑因缘》等作品，深受读者喜爱。他的小说情节曲折，人物生动，语言流畅，是通俗小说的典范。

张 恨 水 作 品 经 典

春明外史

中

1246
25

明
外
史

中

目 次

- 第二十九回 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
倚松邵瘦竹寄托遥深 (373)
- 第三十回 不辨雌雄混战娘子队
都无伦次同结女儿盟 (386)
- 第三十一回 稚子无家依人倚郑婢
名姝雅集顾曲学周郎 (398)
- 第三十二回 顾影自怜漫吟金缕曲
拈花微笑醉看玉钩斜 (412)
- 第三十三回 猜得之子踪名藏字里
勘破美人计金尽床头 (426)
- 第三十四回 斗酒只鸡凄凉祭绿野
闲花野草惆帐悟青衫 (441)
- 第三十五回 流盼属新知似曾相识
听歌怀故国无可奈何 (454)
- 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银灯摇艳影
魔城自陷锦字惜华年 (468)

- 第三十七回 玉臂亲援艳诗疑槁木
珠帘不卷绮席落衣香 (481)
- 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红毡人胡不醉
断恩盟白水郎太无情 (493)
- 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踪投书寄爱
华庭趁余兴击鼓催花 (504)
- 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频吟梅子令
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 (516)
- 第四十一回 指点画中人神传阿堵
纷腾诗外事典出何家 (528)
- 第四十二回 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
因时辟利藪名士无虚 (540)
-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谈灰心悲独活
临风品茗冷眼羨双修 (552)
- 第四十四回 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
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 (568)
- 第四十五回 远道供山珍百朋相锡
下厨劳素手一饭堪留 (584)
- 第四十六回 卜宅近芳邻喜环碧树
迎秋有乐事约种黄花 (597)

- 第四十七回 学尚涂鸦短灯空摘句
功成馥彩旦夕自寻香 (609)
- 第四十八回 鬻画分金割爱助膏火
读书补拙勉力答琼瑶 (623)
- 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泪珠换眷属
书生吐气文字结姻缘 (634)
-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掷金留笑去
脂粉地狱微服看花来 (651)
- 第五十一回 同谢解囊人还劳白发
笑看同命鸟惋惜青春 (664)
- 第五十二回 一束结金兰缘订来世
四言留血泪誓守今生 (678)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离怀心悲将满月
斜阳古道肠断独归人 (692)
- 第五十四回 纳礼典轻裘为花清命
论交关盛饌按日传餐 (703)
- 第五十五回 限刻夺诗魁风流前辈
连宵制菊选笔墨闲人 (715)
-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陈攫金胜竹叶
新章急就挥汗颇梅花 (727)

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
一堂椅案不是读书天 (740)



第二十九回

临水对残花低徊无限 倚松邻瘦竹寄托遥深

杨杏园走出来一想，我去回剑尘一个信罢。便到何剑尘家里来。何剑尘的夫人，梳着一个辮子，短衣短袖，裤脚子高高的，穿了一双高跟皮鞋，低着头，身子直转，在院子里扯空竹。那位李冬青女士，也在这里，穿着哗叽夹袄，黑洋皱裙子，踏了一双青布平底鞋，素淡极了。清清亮亮的梳一个头，只蓬着一点鬓发，脸上一点粉也没擦，白里越发映出红来，一派聪明大方的样子，都显了出来。她抱着手笼着袖子，靠在走廊的柱子下，看何太太扯空竹，只是吟吟的微笑。她猛抬头看见杨杏园，一面点了一个头，一面笑喊道：“何太太，客来了。”何太太一回头，见是杨杏园，笑得把头直低到怀里去。手一停，空竹掉在地下直转，将手上扯空竹的棍子麻索一扔，抢先进屋子去了。

何剑尘在屋子里笑了出来，请杨杏园里面坐，李冬青也跟进来了。何剑尘因为他二人会面，想起还书的事，不禁说道：“天下事聚

散没有一定，东西也是这样。李先生丢了的那部书，据李先生说，好几年不见了，不料一点儿没动，却在杏园那里被我寻出来，物归原主。这不是一个证据吗？”李冬青听了这话，就对杨杏园一笑道：“谢谢杨先生！不是何先生说，我都忘记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也忘记了一桩事。令堂大人，前次不是托我打听爱美学校的事吗？我去是去了一回，就因为耽误了，忘记回信，对不起得很。”李冬青道：“这是家母的意思，我就始终没有想到这上头去。这是不成问题的了。”她本坐着的，说到这里，起了起身，牵了一牵衣襟，然后又坐下，才说道：“杨先生那书里，还有几首大作，恐怕错夹在里头的，我当时寄回去了，收到了吗？”杨杏园听了这话，脸上禁不住热一阵，却笑道：“这本是做好了，打算在报上塞塞空白的，后来一看，究竟不大好，没有发出去，不知道怎么就夹在那本书里了。不知道的不要说我班门弄斧吗？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很好，是老手笔。哪时得工夫，我很愿意请教。”何剑尘对杨杏园道：“李女士是个眼界极高的人，她说好一定不错。不知道李先生看见的，是几篇什么文章？”李冬青嘴角微微一动，有点笑意，正想说出来。杨杏园便说道：“几首无聊的小诗，什么好东西呢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杨先生太客气了。我曾听见何先生说过，杨先生近体诗做得最好。去年年冬，和张船山的八首梅花诗，尤其是传诵一时，可惜没看见。杨先生能不能够捡了出来，给我瞻仰瞻仰？”说完，先就微微一笑。杨杏园一想，我那八首诗，是本事诗，怎么能够拿得出来？本想说“不值一看”，又恐怕拒绝李冬青的要求，很不合适。便道：“事是有这一回事，并不是梅花诗，不过借张船山的原韵，做了八首感怀诗罢了。哪天得空，检出陈报来，一定送给李女士指教。”说到这里，便笑着对何剑尘道：“我这几首诗，又是几时传诵一时了？你不是誉扬过份吗？”何剑尘道：“从前人家不知道北京城里有个杨杏园，自从你在报上登过那八首诗之后，……”杨杏园听他说到这里，生怕他老实的说出来，对何剑尘望了一眼。何剑尘接上说道：“人家就说你是一个诗家，引得你越发的要作诗，还打算

印专集呢。这不是传诵一时的明证吗？不过你在李女士面前，好像是小巫见大巫，总有些胆怯怯的，不敢说有本事，免得栽觔斗，是也不是？”李冬青禁不住笑了，搭讪着抬起手去理鬓发说道：“我常说何先生是个会说话的人。”这时，何太太换了一件长些的衣服，又系了一条裙子，笑着走出来。杨杏园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客，嫂子为什么还要换衣服才出来？”何太太道：“我倒不是为客来换衣服，因为到了一张新片子，我要和李先生出去看电影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嫂子越发的文明了，在家里讲究运动，又讲究高雅的娱乐。”这句话说得何剑尘笑了。说道：“她就喜欢上电影院，总是逼着我一阵，翻译给她听，电影看完，嘴也干了。如今有了李女士陪他，我就如释重负。”何太太道：“我就不懂你是个什么臭脾气！我看别人在电影院里，一对一对多的很，都是有说有笑的。怎样我和你去，你就讨厌？”何剑尘道：“你要知道，那一对一对的，未必是像我们这一样的关系。有一大半是约着到电影院里去说话的。你说他们坐在一处，应该说话不应该说话？”何太太听了这话，很不以为然，本想驳何剑尘几句，因为李冬青在当面，有许多话不便说，便牵着李冬青的衫袖道：“时候到了，走罢。不要说闲话，耽误了我们的电影。”李冬青站起来对杨杏园微微的鞠了一躬，笑着说道：“再会。”使用手牵了一牵衣服，同何太太走了。

杨杏园对何剑尘笑道：“我来的不凑巧，误了你给太太一趟翻译的差事。”何剑尘也笑道：“这个差事，要未结婚的时候才有意思，结了婚以后，就没有意思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此话当真。我看许多朋友在未婚的时候，歇不了一天不见他的未婚夫人。到哪里去玩的时候，总是一对。一结了婚，只三五个月，便淡下来。不但不和他的夫人一路出去，有时出去玩的时候，还要隐瞒起来，不让他夫人知道。这个理由安在，我实在不明白。”何剑尘道：“这却不可以言语形容的，你叫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将来你结了婚，你就自然知道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连未婚的人儿还没有，怎样就谈到结婚的事？”何剑尘笑

道：“你想找个未婚的人儿？我路上却有个人。”杨杏园听了这话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心里先扑通跳了一下。又微微的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这个愿心，许得早了，还是你夫人要过门的时候许的哩。”说着靠在椅子上伸了一个懒腰，两只脚架起来，摇曳不定，望着何剑尘笑。何剑尘道：“不错，这话是我说的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说这话，是有目标的，打算给你做一个现成的媒。”杨杏园听他这话，明知道他是指梨云，不觉黯然神伤，说道：“日子真快，梨云已经死了一百多天了。”何剑尘道：“清明节快到了，你要到义地去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和你同去一祭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倒忘记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又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‘七千里纪鼓邮程，家山何处？一百六禁烟时节，野祭堪怜。’我是免不了要去，不过去了又要叫我几天难过。”何剑尘道：“你念的这联四六，我好熟，好像在哪里看过。”杨杏园道：“《花月痕》上双鸳祠的碑文，你怎样不记得？说起《花月痕》我又想起来了，我那和张船山梅花诗的八首本事诗。我完全是仿《花月痕》的意思，你为什么告诉密斯李？她要我送给她看，我怎么拿得出手？”何剑尘笑道：“好在你是个倚马才高的人，你不会再做八首吗？”何剑尘说了这话，望着他微笑了一笑，杨杏园倒不好意思，以为他这笑里面，很有些皮里阳秋呢。又闲谈了一会，由诗谈到桃花，杨杏园道：“白过了一大半春天，很是可惜，明天我们同到万牲园看桃花去，好不好？”何剑尘顺口答应“好”，杨杏园就约着明天十二点钟一路去，他才回家。谁知到了次日，他去找何剑尘时，何剑尘已不在家，他一股子高兴，又不愿算了，便一个人出西直门到万牲园来。

这一日，天气很是和暖，风又小，尘土都没有吹起来。走进园去，那些杈杈桠桠的树木，都发了很深的芽，树上东一撮子嫩绿，西一撮子淡黄。太阳照在身上，背上发热，树枝子摆动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很是爽快。虽然北方春迟，春色还浅，可是这一看去，满目都勃勃的有生气了。走进动物园，顺脚踏上木桥，俯看着河里的水，带着一点儿淡绿色。岸边铁网里的水禽，鸳鸯鹅鸭之类，都在水里游泳。

内中有一对锦鸭，在那里洗澡，它把脖子插进水里，随着钻进半截身子，然后再由水里钻出来，那水从背上流下去，好像撒了一把珠子一样，煞是好看。想起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那一句诗，不觉提起了一股诗兴。看了一会鸭子，走出动物园，向着石路顺步走去，无意中走着，不觉踏上小道，离开幽风堂那边远了。这一带都是菜地和果木园，有些园里的园丁，正背着太阳，蹲在地里种什么东西。几只喜鹊在地里跳着找东西吃，并不怕人。远望园的北边，一路柳树林子，在太阳光里，列了一排非烟非云的翠雾。三三两两的游人，都在树底下走来走去。杨杏园走的这边，却是空荡荡的，寂无声息。他背着手走了去，四围一看，并不看见整片的桃花。正在奇怪，回身看见地下插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“桃林”两个字，想道：“这就是桃园吗？”一看附近的树上，果然有三朵两朵的花，其余树枝子上，绽着珠子似的，满排了未开的花蕊。想道：“原来还没有到开花的时候，还是来得早了。”步过桃园，是畅观楼的对过，三架小桥，犬牙相错的架着。这面前的一架木桥，对过有一树半白半红的花，树枝斜伸在水面上，水里头也有一树花影子。风吹过去。水波荡漾，那水里的花影，随着水浪也都摇动起来。杨杏园看见这种景致，不觉暗地里喝了一声彩，便一直走到桥边去，这时，风已一阵大似一阵了，这一树花，被风吹得花枝颤动，扑扑簌簌，只是往下落。只一会儿工夫，草地上，水面上，落了一片的花。那水里的花影子照得模模糊糊，也是一阵一阵的，浮上花片影子来。杨杏园隔着木桥呆呆的看了一会子，信步走上木桥，扶着栏杆，看那水里的花影，又抬头看那一树花，花片依旧的筛将下来，他忽然想起五个字“红飞花影瘦”。自己想道：“这到是一句词，回头回去，我把它凑着填起来。”想着一直走过木桥，走到树下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株杏花，满树已开得十分烂漫，一朵花蕾也没有了。这个地方，本很僻静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在杏树底下，徘徊了一阵子，想起来了，前两年在这地方，曾和朋友游过，有一株杏树不过一人来高，还说它弱小可怜呢，那正是这

株树。今日重逢，不料有这样大，真是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了。一个人扶着树的干子，痴站了一会。风是已经住了，那树上的花，还是有一片没一片的落下来，飘飘荡荡，只在空里打翻身，落到地下去。杨杏园便念道：“叶暗乳鸦啼，风定老红犹落。”又叹道：“这地方，渺无人迹，就剩下这一树摇落不定的杏花，它像我这落拓人群飘泊无所之的杨杏园一样啊。这树杏花虽然独生在这野桥流水的地方，还有我来凭吊它，只是我呢？”想到这里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便在杏花旁边，找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了下去两只腿并曲着，两只胳膊撑着膝盖托着脸望着杏花出神，不知身在何所。

坐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也忘记了回去。正在出神，忽然有个人站在身边，叫了一声“杨先生”。杨杏园猛可的醒了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小孩子，也不过十岁上下年纪。杨杏园站了起来，对那小孩子笑道：“兄弟，你错认了人吧？你认识我吗？”那小孩子被他一问，把脸臊得通红，把一个右手的食指，在嘴里啣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杨杏园看见，不觉好笑，便携着他的左手道：“我姓是姓杨，你怎样知道？”那小孩子转过身去，用右手一指道：“我姐姐说的。”杨杏园顺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见那边木栏桥上，站着一位姑娘，灰色衣服，黑裙子。那风由上风头，吹动她的裙子，只在木栏杆上，拂来拂去。杨杏园认得是李冬青女士，还没有招呼出口，那边早是临风点首，笑盈盈的说道：“杨先生。”杨杏园牵着小孩子的手，一路迎上前去，对她点了一个头。走到桥上，杨杏园指着小孩子道：“这是令弟。”又牵着小孩子的手道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孩子勉强答应了“小麟”两个字。李冬青笑道：“是的，没出息，见人说不出话。杨先生就是一个人来么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本来约着剑尘兄来的。他临时爽约，我又不愿打回兴头去，所以一个人来了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杨先生又在树下寻诗吧？我在这里看见好一会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觉得这地方，很是僻静，这一树残花，一湾流水，十分可爱，就坐在这地方休息一会子。”说时回头一看，太阳光已射在树杪上。

树的下半截，都没有阳光了。便说道：“时候不早，我也要回去了。”李冬青扶着小麟的肩膀道：“我们也回去罢。”不知不觉，三个人便顺着一条石路，慢慢的走回。李冬青笑着对杨杏园道：“杨先生刚才在杏花底下坐了许久，一定做了几首杏花诗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的思索，向来枯槁，做起诗来，总要伏案构思，一个字一个字，慢慢的填去。哪里能够随随便便就做得出来？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太客气了，只怕对牛弹琴，做好了诗，也不能告诉我们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笑话！笑话！李女士不信，去问剑尘兄便知道。我是常说的，李女士的学问，我最佩服！”李冬青笑了一笑，摇一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过是个失了学的中学生，哪里谈得到学问二字呢？”三个人一路走着，杨杏园和李冬青只顾说客气话，好像倒是初见面的朋友，尽量的谦逊，一点也不嫌烦腻。走到大门口，那收票的长人，从旁边弯着腰走出来，也没有言语，对人伸出一只大手。杨杏园知道他是要收票，便拿出门票交给他。李冬青的票，在小麟手上，他也学样，走过去交给他。人离得远不觉得，走得近了，大小一比，小麟只比他的膝盖高上几寸，那长人俯着身子接了票去。小麟想起他童话上的一段故事，笑着问李冬青道：“姐姐，这个人好长，是不是大人国跑来的小孩子？”这句话，不打紧，说得李冬青禁不住用手绢捂着嘴笑了。李冬青先前和杨杏园说话，都是客气的笑，这回却是愉快的笑，杨杏园看了，仿佛若有所感。大家走出门来，说了一句“再会”，便各自坐车回家。

他这天到家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，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。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沉沉地想游园的经过。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禁不住思潮涌落，想到李冬青问他要诗看的话，就把去年作的那八首本事诗拿出来，自己翻看一遍。只见头一首头一句，“幸负鸥盟怅落霞”，就觉不妥，心想，“这种诗，哪里可以送给人家看？她今天不是说我作杏花诗吗？我何不就把梅花韵，和八首杏花诗。”自己这一想，诗思就不觉涌将起来，便把一只手撑着椅子圈，托着头，想了一想，先有了大意。揭开墨盒，铺了一张干净纸，提笔就写。杨

杏园向来就喜欢和诗，加上今天很愉快，不到两个钟头，八首诗就做起来了。他靠在椅子背上，两只手捧着稿子，念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不妥，便重新找了一张纸誊了，另外写了一张八行，折叠在一处，用一个信封套了，写了地点寄给李冬青。

次晨信到李冬青家里的时候，她梳完了头，收拾干净了书桌，捧着一杯茶，坐在那里休息。桌上绿瓦盆子里，栽着的一盆素心兰，开了两剪，十分的香。白磁瓶子里，插了一束半开的红白杏花，是老妈子清早从菜市带回来的。她呷着茶看花，不觉出了神。忽然老妈子送上一封信来，却注着杨絨两个字。她低着眼皮想了一想，就猜是杨杏园送来的。将信拆开，先看那信：

冬青女士文鉴：走羁旅下士，落落不能与人合，习与性成，萍踪所适，转不嫌其孤独。日者偶然兴至，涉足芳园。披风临水，落英满襟，地僻人稀，弥增感触。怅惘之际，得领清芬，神志为快，殆古人所谓得其人于高山流水之间者乎？蒙一再索诗，殊惭无足陈者，然而文字之交，正在攻错，则又不容其有所藏拙。掩袂归来，百感交集。挑灯捡张船山梅花诗，步韵杏花八律，状物自知不工，写我之所感而已。惟大雅正之。

李冬青看见，默默的想了一会，不觉叹了一声道：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”信处另有一张纸，便是诗。那诗道：

看杏花步清人张船山八首梅花诗原韵呈正李冬青君。

一笑春风灿彩霞，相逢有酒不妨賒，
断桥流水愁相向，野竹垂杨各自斜。
细雨帘前寒客梦，晚妆楼上感年华。
无言一样怜飘泊，底事呼为得意花？

欲红仍白可怜生！秀骨珊珊梦也清。
春色半墙如有意，夕阳一树最多情。
飘零无奈到寒食，及第应惭是小名。
村外争传消息好，提壶正唱劝杯声。

春深也应恨来迟，此恨迟迟蛱蝶知。

李冬青看到这里，不觉脸上一红。心想起是起得好，押迟字知字韵，也不牵强，只是太露些，又望下看：

古道停鞭惊邂逅，小楼听雨最相思。

李冬青明知道这是很熟的两个杏花典，拿来活用了。但是玩味诗中的语气，很像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用手扶着腮，想了一想。又转一个念头想道：“本来呢，杏花诗押思字不容易下笔，要我做，也怕只有这句可用了。”又念道：

卜居愿种三千树，劝醉终须一两枝。
略染胭脂原不俗，淡装浓抹总相宜。

李冬青想道：“三首诗，以这首诗的韵不好和，也就算这首和的好。”想到这里，又从“春深也应恨来迟”起，念了几遍。她把“古道停鞭惊邂逅，小楼听雨最相思”十四个字，细细推敲了一番，又往下念：

花前流水绕孤村，野店人来倒酒樽。
佛亦多情留古刹，春原无碍到柴门。
三分憨态溶愁绪，一半娇羞褪粉痕。

栽向日边终太艳，诿应雨露有私恩？

江南犹忆旧因缘，明日清明又几年。
脂粉清匀如好女，云霞簇拥想灵仙。
晚风庭院花初落，夕照栏杆蝶可怜，
终让诗人能爱尔，曲江一宴到今传。

侧帽寻来倦客踪，牧童遥指几重重。
江南红雨三春老，楼上青旗一笑逢。
托迹剧怜邻瘦竹，移栽好是对春松。

李冬青念到这里，又不自觉脸上一阵发热。心想这几首诗，杨杏园他本是学张船山，引杏花切他的名字自比又带比人。以前几首，恍惚迷离，看不出究竟来，这首押松字韵，不是有些意思吗？船山的诗我不很记得，原诗里，好像没有这个松字。不然，那也太巧了。想到这里，就把家里清朝几部诗集，都翻看了一看。找出张船山的梅花诗，果然他押二冬韵的一首，有“对客岂无能舞鹤，赏心应是凋后松”，这样两句，她一肚子的疑团，到这里又取消了。再望下看：

明妆刚在寒梨后，绝异桃花别样浓。

二月东风锦作团，小红相对学吹弹。
含娇欲滴睛犹润，带雨和烟画总难。

念到这里，忽然院子外头，有人问道：“密斯李在家吗？”李冬青连忙将信和诗卷着一团，放到桌子抽屉里去。李冬青一看原来是她的老同学梅双修女士。便含着笑引她到屋里来坐。梅双修笑道：“有许多天你都没有到我那里去，老是在家里看书吗？”李冬青道：

“哪里看什么书，还不是混混又一天吗？昨天我还跑到三贝子花园去看桃花呢。”梅双修道：“你和谁去的，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昨天带我的小弟到西城去找一个朋友，因为她不在家里，就顺便到三贝子花园去走走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打算去的。”梅双修道：“一个人游园，你不嫌冷淡吗？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冷淡什么？我还有个小弟弟陪着呢，人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人家哪里都像你，总要赶热闹呢。”梅双修道：“我也不见得就赶热闹。”说着，梅双修看见衣橱上的镜子，照了一照脸，用手将鬓发理了一理，又把背对着镜子，踮着脚，回过头看看后影子，用手摸了一摸头。李冬青笑道：“一班朋友里，总还算你爱修饰的了。”梅双修笑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出门总要换一件衣服呀。”李冬青牵着她旗袍的大襟，拿起来抖了一抖，笑道：“你瞧，女学生穿这样的衣服，未免太艳丽了吧？”梅双修道：“这是印花印度绸，很普通呀！”李冬青道：“多少钱一尺？”梅双修道：“两块钱上下一尺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那末做一件旗袍多少钱？”梅双修道：“面子派二十五块钱，里子派十块钱，花边派五块钱，工钱派四块钱，一共总是四十多块钱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大小姐，这还算普通吗？我有一个朋友当小学教员，每天教六点钟的书，累得喝茶的工夫都没有，一月还挣不得二十块钱。你这件袍子的钱，她不吃，两个月也挣不出来呢。”梅双修笑道：“天下事本来不能样样平等的，那怎样能作比例呢？你说我爱穿，你瞧！密斯余，那才真是爱穿呢？”李冬青道：“你说起这句话，我也不解。密斯余小的时候，也很朴实的，怎样这几年之间，华丽到这种样子？”梅双修道：“这个原故，我很知道。密斯余的家里，本来和我们家里差不多。后来他父亲娶了两位姨太太，都是那种地方的人，年纪又和她姊姊差不多，都是打扮得十分时髦的。起初是他们家里少奶奶学样穿起来，后来又再由少奶奶，把这种风气传染到了小姐，因至一家人都俏皮起来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你还说人俏皮，你呢？”梅双修道：“我也只是出来穿穿。她们在家里，也是这个样子呢？她家里很